

回家的路还有多长?

——简评蒋建伟近期散文

■刘彦章

停笔已有十多年了!

最初写作确实是散文着手,但后来由于从事新闻工作,心多浮躁,穷于应付,于文学不论语言和思维都渐渐生疏。就这样,时间之川弹指一挥间流过十多年,最为珍贵的青春时光翻检起来一片空白。

生命是如此真实,而又如此无情。

突然看到一本同乡蒋建伟主编《散文选刊》原创版,读到了他充满浓郁乡情和深厚农耕文化底蕴的豫东题材散文,一下子勾起了我对生命,对童年,对故乡,对土地,对亲人的回忆。特别是读了蒋建伟的散文《北风呼啸中的娘》,文章对于旷野中暴风雪以意识流手法入木三分的描写,对于饥饿年代兄弟姐妹和母亲形象的刻画,对于豫东乡土人情的描摹,让我久已荒芜的文心突然如沐春雨般复萌出文学新芽。

我猛然生出这样的追问:生命于每个人最有价值和最值得记忆的是什么?不论我们身在何处境况如何,当我们失落、潦倒、穷途末路;当我们悲伤、彷徨、呼天抢地——最能安慰我们心灵的是什么?是什么能让我们得意时遗忘、绝望时想起,默默成为我们生命前行的不竭动力和永远温暖的灯火,甚至成为我们无论漫长或短暂生命尽头最后的回望?是故乡,是母亲,是家园!

因此,我认为蒋建伟充满浓郁地方特色的散文——即很多人评论的所谓“乡土散文”之说定义窄狭。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最缺少功利色彩的故土和家乡代表了生命的本质色彩,代表了具有人类意义上的生命家园。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不同语言和文化的无数个这样的故乡才构成了精彩丰富的世界。因此说,越是民族的地域的,越是世界的永远的。从纯粹精神记忆和文化特质上讲,正是由于故乡,特别是成长于具有浓郁地方特点和生产生活场景的童年和少年记忆,以及由于离别产生

的对于故乡场景风物的提纯和诗化,才成为了打动不同国籍、种族、年龄读者的独特的文学作品。因此,我们读鲁迅的描写童年生活的散文,读海明威,以及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我们会很容易被打动并理解历史了解地理,并对生产生活迥异的人类的活动和所感所思产生通感。文学也同时由语言艺术上升为鲜活的地理历史甚至美育。

就是在这个高度上,我读出了蒋建伟作品的灵性。

就具体作品而言,不论读他描写月夜抢收麦子抢拉麦子的大野场景和月下劳作,还是读他与父亲酷暑麦场的酣畅淋漓,都给我深深的刺痛。蒋建伟用画笔一样的语言,用会说话的活蹦乱跳的语言——那豫东周口特有的方言乡音,把久存于人们记忆中的历史和农耕生活进行了成功地复制复活,让具有类似经历的“70后”以及年龄更长的人们对于那个苦累但纯洁度很高的时代,以及对于故乡土地上最后一茬真正意义上的庄稼人充满诗意的回忆和感恩,并使之成为传统农耕文明的最后的守望者和守护者。因此,他的作品不仅具有文学上的价值,更主要的是具有民俗学意义上的价值,甚至对于上个世纪上中叶中原农耕文化的原始形态具有再现和记录价值。而这些,也许超出了蒋建伟的意图和初衷。

我们的时代变化太快,不论城市和乡村。那些在几千年如斯的黄土地上的农人的生产和生活,在改革开放后经历着巨大的变迁。历经数千年农业文明积累的纯洁和厚重,不论物态形式或精神生活,都发生着颠覆性变迁。这种变化让真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熟悉并接受,同时伴随着快节奏的遗忘。反而,只有那些曾经经历并最终离开这片黄土地的子孙,更能以本来面貌追忆温暖的过去和所有的曾经,让故乡的土地和人民以几千年来

的厚重和博大得以重现。而我们的子孙却很难了解和认同。我担心,这也许会出现关于农耕文明记忆的断层。

因此,我非常推崇蒋建伟关于故土,关于亲人雕塑般的描写和回忆。这种充满深厚感情和思辨色彩的会说话的故乡乡土描写,比电影镜头更具有多维“立体性”和“可视性”。我甚至认为,蒋建伟关于土地、故乡、亲人的描写,带有我们民族性格的底色——不论其厚德载物,不论其忍辱负重,不论其默然无声,不论其土地一样平实小草一样谦卑,土地和农民一直而且永远会成为中华民族存在的底色,成为我们民族温柔敦厚生生不息的土壤,成为无数精英和走出黄土地的儿女们的最后归宿和精神家园——那里有我们的母亲,城市的母亲,华夏民族的根。

因此说,蒋建伟早期备受称赞的《我是妈妈的蒲公英》等散文,虽然很美很浓郁,但却直白而且格调浅小。反观其最近的创作,不论从意境描写、语言运用或立意构思,都呈现出阶段性升华,那就是从乡土笔走向文化走向历史,就像从沙滩走向近海深海的浅蓝和深蓝。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蒋建伟的散文不仅具有了地方特色,而且具有了普世意义和人类情怀——以地方乡土风物反映和折射更大范围更远的文化关照——而这就增强了它的独特性和厚重感。

但愿他的散文,他的关于故乡题材的作品能够勾起所有具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人们的关注和思考。也希望远在他乡的未曾谋面的故乡才俊能够以更加超越的心怀,为我们建立起永远充满灯火和炊烟的故乡的圣殿,为所有思乡和在城市中漂泊的离人燃起一盏盏温暖的灯火,在梦醒时分召唤游子回想并叩问——

我们离家已经多远?
回家的路究竟还有多长?

诗歌

周口市诗词学会 风筝诗会

癸巳年正月十六,周口市诗词学会组织部分诗人及诗词爱好者,赴颍河湾举行放飞风筝、集体野餐和诗词创作活动。颍河湾岸曲水缓,渔舟斜泊,诗友们在绿野阡陌,麦田垄间将心情与五颜六色的风筝一起放飞。

□瘦丁

[北越调]天净沙·题周口郊西上元小景
疏林半掩渔滩,微风吹过田间。时节还寒乍暖。路边遥看,风筝飞出河湾。

一剪梅·癸巳上元风筝诗会纪事
十里晴郊绿水流,雾淡风轻,风软轻柔。颍河湾里有农家,楼绕溪头,路绕田头。人与风筝戏未休,身影翩翩,笑语稠稠。野餐过后斗新诗,工也风流,拙也风流。

□都烨

[北正宫]绿么遍·癸巳初春颍河湾俄庄纪游
才辞金龙远,又迎银蛇转。听西郊绿唱,看颍水翩跹。蓝天鹭鸶,青田碧毯,相逢便是三生愿。流连,无官自在胜神仙。

□白光

[北仙吕]游四门·探春
踏车十里颍河湾,几处泊渔船。风筝放去将春探,雾里识轻寒。看,新黄初上柳丝尖。

□逸尘

[南仙吕]集曲甘州歌·
癸巳上元节颍河湾风筝诗会有作
心随线动,趁梦般薄雾,酒样春风。诗朋曲友,喜把风筝轻送。云烟渐随欢笑淡,情谊先于草色浓。河湾外,麦地中,苍鹰蝴蝶戏长空。紫三紧,松一松,许多烦闷去无踪。

□路开

鹧鸪天
节令元宵宵尚寒,诗朋相聚颍河湾。踏车漫步长堤路,牵线回观云里鸾。觅雅趣,汇群餐,推词敲句竟时间。诗情画意在户外,莫守房中一片天。

□淑茵

忆江南·风筝
腾空燕,雾里乐逍遥。展翅雄鹰狂霸气,线绳偶断落荒坳。大伏笑弯腰。

□云儿飘飘

[南仙吕]醉扶归·上元风筝诗会即兴
颍河湾里烟波袅,呼来诸友聚乡郊。堤杨枝上鸟声娇。纸鸢轻舞千般俏,欢歌笑语闹元宵。莫负了春光好。

□烟笼寒水

[北中吕]朝天子·上元杂咏
纸鸢,彩衣,羽翼翩翩青云里。颍水曲曲枯草凄,听那烟村鸟啼。奈何风欺,抖抖瑟瑟落林栖。蝶来莺飞去。残妆,散体,一枕黄粱米。

□冰小曼

[南仙吕]醉扶归·颍河湾风筝诗会雅趣
轻寒翦翦烟波袅,林间野外雀啼娇。喜看风筝满天飘,欢歌笑语诗词妙。颍河湾上醉文朋,麦苗绿春光好。

□其学

上元风筝诗会即景
颍河湾里风光好,款款锦鸢天上飞。乍落还升惊幻化,忽高忽低总生奇。

□梅影

卜算子·颍河湾风筝诗会即景
顺自颍河来,依把元宵等。若是溪流不洞开,何以妆风景。雾锁柳梢头,鹤立枝痕影。践约轻风放纸鸢,俺去将春请。

□袁昶

鹧鸪天
春日轻车绿野中,流淌曲岸似玩童。穿行李碎莹莹露,奔逐面迎淡淡风。村远近,水蒙蒙,纸鸢慢放步从容。年来不觉身将老,心在云霄第几重。

散文

杏花雨

■刘忠全



出了种子站的大门,我不由得直看天,真是又喜又担心。偏偏,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起先白茫茫的薄雾在风里飘忽不定,刚走二里路竟下起如烟似雾的杏花雨来。按理说,要得五谷收,雨水落墒沟,在这播种的节骨眼儿上,下起这样的喜雨,谁都会高兴地抿上一口酒,可是此时的我,还拉着满车花生良种,如果不赶快走出这几里淤泥地,早点儿登上公路,事情就麻烦了。想着想着,我不由得拿出在学校时参加赛跑的劲头,把小板车拉得上下颠簸。

“叔叔——”忽然,一个脆生生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我只得放慢脚步。转眼追来一个胖乎乎的男孩子,他披着一件又肥又大的塑料雨衣,腰中扎根布带子,露在外面的圆脑袋上,雨水和汗水直往下淋。他根本不是在走,准确地说应该叫“蹦”,等蹦到我跟前,把捧着的小手往我脸前一伸,说:“叔叔,您只顾跑,看看撒掉的种子!”我低头一看,原来是几粒胖胖的花生米,不由松了一口气,埋怨他误了我的路。我说:“小家伙,

撒几粒是小事,别再大惊小怪的。”他小脸憋得通红,生气地说:“你……雷锋叔叔把每月节省下来的钱还交给困难群众呢,可你这么不爱惜自家的财产!”我没想到小孩子能讲出这番道理,不由得脸有些发烧。他大概看出了我的难堪,改用解释的口气说:“我爷爷常对我说要爱惜财产。有一次,我跟他一块儿看粮库,我把几粒黄豆扫到了门外,爷爷就扒着泥土找半天呢。”我看着他那一本正经的样子,心想亏他比我矮半截儿,不然别人看见准会以为老师在教育一个调皮的孩子。我接过那几粒花生种,说了句“谢谢”,拉起板车继续赶路。

这时地皮已经开始发粘,尽管我使出了全身力气,车子还是走得很缓慢。我担心身后的小家伙会滑倒,转脸看看,他正脱掉身上的雨衣,往车子上盖。我心里一热,冲他说:“小朋友,快把雨衣披上,春天的雨水凉,会把你冻病的。”“不要紧,叔叔。我们老师说,小树苗就要多经雨水,才长得壮哩!”我一时不知讲什么好,只觉得他好像不是孩子了,但他确实又是小孩。车轮在泥地上滚动着。他弯着腰,蹬着腿,吭哧吭哧地帮我推,经过一番努力,车子终于上了公路。我擦去满脸的汗水,正想好好谢谢这个孩子,谁知他脚跟一并行个队礼,说:“叔叔,再见。”转身朝附近的杏林小学方向跑去了。

集镇头的大喇叭在响,正播送着讲文明、讲礼貌为主题的歌儿。我望着渐渐远去的孩子,不由大喊:“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蒙蒙春雨里,他转过身,两只手在嘴上卷成个喇叭,飘来脆生生的童音:“我叫小——学——雷——”

杏花雨淅淅沥沥地洒着,满眼绿意,满地生机,我仿佛听到了新笋咯咯吱吱的拔节声。

诗歌

写在节日里

■齐飞

慈爱篇

她们是皎洁的月半弯
哼着摇篮曲催子入眠
她们是手摇的老纺车
额头上爬满了纺线
她们是油灯下纳的鞋底
密密麻麻缝着对子女的挂念
她们是一个大大的信封
含着对儿常回家的呼唤
她们是用糯米做的汤圆
外柔内热心更甜
啊
她们伟大又平凡
在节日里向她们道声“平安!”

青春篇

她们是一支寻找爱的船
渴望觅到温暖的港湾
渴望船上有一支顺风的帆
来到达幸福的彼岸
又渴望有一把爱的伞
为她们撑起最美的晴天
她们的爱是最珍贵的珍珠与闪钻
她们的爱是最灵验的灵药与医笺
每个人都有一份恋
愿她们永远能春暖花开,笑容灿烂